

那年国庆穿着白衬衫

□ 施群妹

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年的国庆节，学校都会组织大合唱比赛。那时，不管是参加什么活动，老师都会要求学生穿上白衬衫、蓝裤子，如果有白色的皮鞋当然最好。但是，我们哪里有什么皮鞋，老师说白色的球鞋也可以。

等到稻子金黄的秋天，小姨就要结婚了。外婆提前请来长街的裁缝桂花来家里做衣服。头一天晚上，桂花的缝纫机、电熨斗和长长的剪刀被外公接到家里。那几天，中午下课、傍晚下课后我都赖在外婆家，看桂花给小姨做新衣服。衣服可真多啊，花衬衫、花裙子还有花棉袄，看得我眼珠子都转不动了。桂花拿着几块白色的确良碎布对小姨说，这些布料拼接起来，可以给女娃娃做件白衬衫，拼接的地方缝上花边，让人以为是故意裁剪的，一点也不浪费。

听了桂花的话，我兴奋地涨红了脸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小姨。看见小姨点了点头后，我悄悄地低下头，心里乐开了花。然后，一直围在桂花的身边。

那天的晚饭吃得很晚，桂花为了把衬衫做完，一直坐在缝纫机边踩啊烫啊。因为明天她就要去别家干活，下一家的主人早就等着搬她的家什。桂花在白衬衫的领子与上襟处，

缝了红红的蕾丝边，衬得整件白衬衫更精致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衬衫。

穿上白衬衫是多么漂亮啊，从我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就感觉到了。坐在位置上的同学，眼睛都盯着我的衣服，怎么也挪不开。这一天，老师挑选国庆上台参加合唱比赛的学生，让我们一个个轮流试唱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新衬衫把我的背托举得直直的，我唱得多么动情、多么嘹亮。老师把我选入班级合唱团。我们放学后会被客户要求留下来排练，那年合唱的歌曲是《黄河大合唱》。每天不管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哼起这首歌。

我们的班长彩霞没有参加合唱团，可她是三条杠的大队委员呀？为什么她不唱呢？老师说，她要报幕。

彩霞每天都忙碌，她妈妈都来到了学校，被请去老师的办公室。老师跟她妈妈说，到时做主持人的时候，要把头发梳成高高的马尾辫，系上大大的蝴蝶结，还要把脸蛋涂得红红的。后来，老师把我也叫去办公室，指着我的红色蕾丝边白衬衫说：“你的衬衫真好看，是从城里买来的吧。借一下你的衬衫，与彩霞的那件换。国庆节那天，彩霞做主持人，让她更漂亮一些。”

彩霞要穿着我的衬衫去报幕！我有点高兴，爽快地把白衬衫脱下来，换上彩霞脱下来的白衬衫。她的衬衫一点也不好看，甚至还有点泛黄，但有一股淡淡的花露水的香味。彩霞的妈妈是城里人，彩霞说他们家每天都要洗澡，洗完澡还会擦上白白的痱子花，痱子花散发出好闻的味道。

彩霞穿上我的白衬衫，衬衫上的红蕾丝边似乎把她的脸蛋涂上了油彩，老师满意地点点头，说了一句真好看。

国庆节的前一天，我们都被安排到学校的大礼堂里。彩霞是真好看啊，衬衫的红色蕾丝与红色裙子真般配，脚上还穿着闪着亮光的红色小皮鞋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她比《大众电影》封面上的电影演员还好看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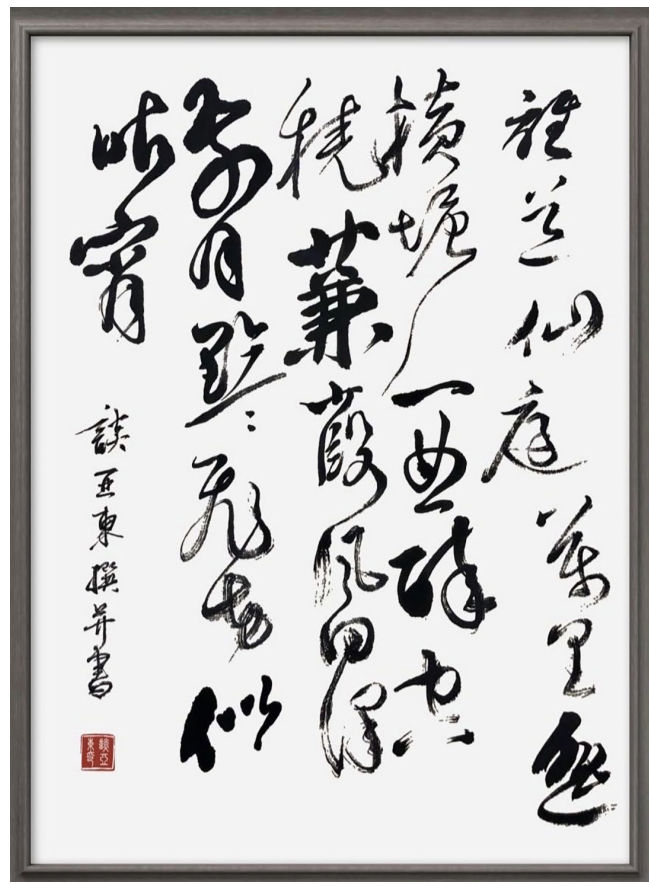
彩霞站在台上，响亮地说：“下一个节日，大合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请大家鼓掌！”红色丝绒的帷幕拉开，灯光把我的眼睛照得都睁不开。我们扯着喉咙唱得很响很响，把老师叮嘱的话都忘记了。那个话筒传出的声音把我们的耳朵震得嗡嗡响，真的像黄河在咆哮。

晚上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彩霞，穿着那件红色蕾丝边的白衬衫站在舞台的中央，脚上穿着泛黄的白球鞋。

七绝·过“两湖”盛仕塘

□ 谈亚东

谁道仙庭万里遥，
横塘一曲醉空烧。
蒹葭风白泽前月，
点点飞花似昨宵。



满天星

□ 程雪怡

天冷了下来，我裹紧了风衣，步履匆匆地往家赶。凉风透过不堪一击的外套直往里钻。蓦地瞥见路边的花摊，几束蓝白交错的满天星旁逸斜出。斜阳被枝丫切割成细碎的光芒，落在花上，仿佛覆上了一抹温热。

看到花，我想起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。三年来，我送过她三次花。有一场充斥着蝉鸣与燥热，永不停歇的盛夏存在于我心中。好像所有的结束与开始，分别与重逢，全都在这美好而热烈的季节。

六月的高中毕业典礼上，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献花。在后台，我透过帘缝偷偷观察，细细数了几遍，得以确保我正好与她对应。她方框眼镜里圆圆的眼，见是我，眼角眉梢一片喜悦。我双手将一份感恩与不舍赠与她，淡淡的栀子香水味从她的刘海及低垂的发尾滑出，萦绕于我的鼻尖。她轻轻地环住

我，温热而有力的手掌拍了拍我的背，说：“毕业快乐！”

我想起，刚进高中时的我，内向而敏感，总被作为语文老师的女推着往前走，诗词大赛、讲台前三分钟演讲、网课第一名发言……我从不争不抢到渐渐崭露锋芒，慢慢变得落落大方。我记得获得的奖状遗留着掌心余温；记得演讲时她鼓励的掌声；记得默写未订正时她的严厉与宽容；记得状态不好时她的温柔谈心……这些记忆的碎片拼接成我高中的一幅画卷。教书先育人，这是我从她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。

毕业后的我，总觉得自己成就寥寥，自卑得像只鹤鹑，迟迟不敢与她相见，更不敢直视她热切的双眸。教师节前，托学妹将我买好的一束满天星转赠予她，再三嘱托，切莫署名，祝愿她能知晓，有学生依然记得她说过的“聚是一团火，

散是满天星”。未曾料到，仅凭字迹，她一眼认出了是我，通过QQ发来“尽人事听天命”，短短数字，再无更多言语，似是之间秘密的约定。

再见总是猝不及防。架不住朋友的再三邀约，一同前往母校。见到我们后，她先是一愣，随即眼睛弯得如月牙儿一般，绽开一抹灿烂的笑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可亲。我与好友同坐在她办公室的窗边，撞见送她的那束满天星变成了干花，被摆在桌子的显眼处，连卡片也完好无损，心跳蓦地停了一瞬。她莞尔，轻抚我的头：“在我心里，你一直在绽放。”

初秋的暮色如流水般清冷，我又买了一束满天星，送给自己。透过斑驳的花影，老师浅弯的眉眼浮于脑海，鼻尖似乎又萦绕着淡淡的栀子香水味。我暗暗攥紧拳头，下次再见，我一定是更好的我。



《品秋》钱新明